柏枧山房全集

題辭

甲寅春國榜始爲金陵叢刻乙卯四月復得柏梘山房全集板片於淮上爲之喜躍豈天於道喪文敝之時將昌吾邑人文之運與吾邑言古文首推梅管世所謂桐城派者又以兩先生爲大宗伯言先生以進士官戶部畱京師廿餘年朝野歸之自曾湘鄉邵位西龍翰臣朱伯韓諸彥咸以所業爲贄曾氏文以昌大相與馳驟聲光乃逾煥發可謂偉矣桐城之稱派偶剏於周書昌程魚門兩先生之說姚氏自爲古文辭類纂以劉海峰上承歸方八家或指爲不廣然亦偶標師法耳至書與王

惕甫僅自居宋穆伯長柳仲塗一流初未敢自承亦當乾嘉時或恐諸老掎詰難先生雖承姚氏之緒又豈肯持門戶派別之說哉文本無所謂義法更所何謂派殆後馴至空疎者強定一尊熟其起承轉換之法樂其輕易若塡匡廓家都成集人自以爲劉姚爲歸方於姚氏所倡義理考據詞章並重之說亦且顯背源既竭矣派於何有是重病桐城周程翃言所不及料矣故其閎豪傑之士如巴陵吳敏樹南屏作書與曾氏力自矯異曾氏答書情亦輸服戲許除名其文乃奇偶錯綜厚集其氣規恢閎闊雅近班氏先生職志猶是故雖祧在桐城

聲貌初不相襲少時兼習駢儷浸淫於古旁溢四出所作峻潔其詞吞吐其意獨闢意境尤饒姿韻以自成其派較異之管氏洸伐似尤深至於戲讀先生之文者識先生不必因桐城而重且求先生所以卓立自異於桐城者更勿姝姝持派別之說斷斷焉以囿其陋庶不爲先生所呵矣乎先生集爲同年生楊至堂河帥刊以爲壽板後展轉入丹徒趙廣文彥修季梅家其家中落合肥蒯禮卿京卿曾與商讓未果今世變日亟去先生之世甲子一周餘矣幸復得之淮上歷經兵燹無多散佚函柄以固陋爲叢刊四集既竣役復爲刊補整理成帙

公諸吾黨以衍吾邑人文之傳其事資可記矣因并論
及先生古文端委漫書以證來哲戊午八月晦日邑後
學蔣國楞謹識

柏梘山房文集序

伯言同年以甲寅秋攜家自王墅移居興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館余署之清宴園以同年三十餘年之久經憂患之餘得見而聚處朝夕不可謂非幸事矣伯言雖屢有遷徙詩文稿幸無遺失余亦嘗錄有副本君寓居無事頗復有删益因校刊之以君今歲七十郎以是爲壽而伯言自以少好駢體文年近三十始有志於漢唐宋諸君子之作者其託始之年不欲忘之而文之少而壯壯而老亦不能無盛衰得失於其閒非年以識之亦無以自見也故詩既編年文則分體之中仍以

年亥而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月於前葢君之文已
足自質於古人而猶欲驗後此功力之進退於歲月者
焉齒之宿而志之精爲尤不可及也夫乙卯七月年弟
聊城楊以增撰

柏梘山房文集目錄

嘉慶癸酉

士說　韓非論　淮南子書後　上方尚書書民

論　書楊氏婢事　藺相如論　墓說

丙子

觀漁　記日本國事　復陳伯游書　復姚春木書

平準書書後　雜說

丁丑

論魏其侯灌夫事

戊寅

贈陳仰韓序　唐詩選書後　鈕非石非石子書後
晁錯論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王惠川墓誌銘　游
小盤谷記　鉢山餘霞閣記　侯兆叔先生家傳　書
李林孫事　惜字紙說　陸彭林孺人像贊
道光辛巳
秦遠亭詩書後　覆陳石士先生札　復祉人姚氏書
後　守濬日記書後
壬午
陳易庭學琴圖記　欒城令朱君墓誌銘　罌生傳
王芾家傳　西招圖略書後　周石生授經圖記　贈

汪平甫序

癸未

男八十墓碣　福姪哀詞　莊子書後　梅氏宗譜書後　記棚民事　謁墓記　記所至各村　家譜約書引虹橋記　孫保貞墓誌　上汪尚書書　浦君錫詩序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甲申

與容瀾止書　董文恪公詩集敘　和禱氷詞樂府書後　朱宜人家傳　春秋溯志序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黍稗堂五十壽敘　馮晉源舍人夢游記　家

秋舫先生家傳　朱尙齋詩集敘　與李申耆書
乙酉
書示仲卿弟學印說　桑弢甫先生集序　覆上汪尚
書書　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刑論
丙戌
葉廌傳　臣事論　遵義府知府胡君墓誌銘　馬墩
朋哀詞
丁亥
游瓜步山記　鄱陽縣知縣吳君家傳　繁昌縣志序
長清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潁上搨帖圖記　許烈

婦家傳
戊子
汪泊齋先生家傳　崔恭人墓誌銘　撫吳草序　吳
淞口驗功記　朋園詩序　緣園詩序　湯子變試帖
詩稿書後
己丑
書林揚觶書後　黃先生墓表　閉存詩草跋　書鄧
中丞決獄事
庚寅
溫壓生遺稿序　從戎紀事圖記　晝樵夜讀圖記

金石彙選序　上鄧嶰筠先生啟

辛卯

陳師吾墓誌銘　與姚柏山書

壬辰

曇花居士存稿序

癸巳

管異之文集書後　馬韋伯駢體文敘　送姚建木序

陳拜鄉詩序

甲午

鮑母謝孺人家傳　艾方來家傳　黔記序　連州知

州鄭君墓表　吳述之進奉文敘　黃香鐵詩序　江
亭消夏記　送朱尚齋序　復鄒松友書　送張梧岡
敘
乙未
書二孝女事　送張漁篁序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總兵劉公家傳　李芝齡先生文集序　送陳作甫序
贈孫秋士序　祭陳石士先生文　九經說書後
禮部左侍郎陳公墓誌銘
丙申
送韓珠船序　兩淮鹽運使王公墓誌銘　宣南夜話

圖記　陳易庭墓誌銘　通河泛舟記　郭羽可竹冊
書後　送周石生序　贈林侍郎序
丁酉
送馬止齋序　陳石士先生文集序　甘府君墓誌銘
兵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
楊忠武公贊　陶愚齋家傳
戊戌
送蔡友石先生序　侯青甫舅氏詩序　十六國宮詞
序　黃府君墓誌銘
己亥

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半山種樹圖記　送翁一
銘序　祭陶文毅公文　練伯穎遺書書後　黃府君
墓表　湯府君墓表
庚子
湖州府知府蔣君墓誌銘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臺山論文書後　即墨縣教諭楊府君墓誌銘　項
氏二孺人傳書後　晉磚硯贊　韓氏藏明題名錄書
後
辛丑
吳笏菴詩集序　朱蘊山詩序　項府君墓誌銘　秦

孺人家傳　陶谷記　上某公書　原任大學士戴公
墓碑　蔣少蘅家傳　胡燮軒墓表　與陸立夫書
上某公書　周文泉從軍圖記　狄恭人家傳　鄒松
友詩序　李蘊山時義序　鄭耐生家傳　蔣斐園詩
序
壬寅
曲阜詩鈔書後　王恭人墓表　贈汪寫園序　王剛
節公家傳　海源閣記
癸卯
觀我圖記　倪孺人墓誌銘　方彥聞墓表　呂府君

墓誌銘

甲辰

贈余小坡序　十經齋文集序　朱仁山墓誌銘　蔣
岳麓先生家傳　栗恭勤公家傳　李蓴村墓表　劉
簾舫先生行狀書後　湯海秋墓誌銘　徐柳臣五十
壽序　鄧嶰筠先生七十壽序　倉宜人家傳　金山
寺藏鼎記　陸立夫賦存序　帝鑑圖詩序

乙巳

蔣松士詩序　吳府君墓表　陝甘總督富察公神道
碑　劉忠義家傳

丙午
十賢祠記　陰晉異函序　朱孺人墓誌銘　海客琴
尊圖記　正氣閣記　程春海先生集序　贈李紫藩
序　葉耳山稿書後　韓若谷先生家傳　袁宜人家
傳　倉場總督毛公墓誌銘　永定河同知馮君墓誌
銘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馮孝女墓誌書後　張
端甫文稿序　鄒孺人墓表　論語說
丁未
王太恭人墓誌銘　錫山文讀序　陝西巡撫鄒公墓
誌銘　寄齋讀書圖記　法可菴詩序　山滑齋八十

壽序　光澤縣育嬰堂記　蔣念亭家傳　梁味愚先
生家傳　陳府君墓誌銘　課兒圖記　答朱丹木書
與朱伯韓書　答王鵬雲書
戊申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梁府君墓誌銘　程恭人墓
表　錢烈婦家傳　覆劉楚楨書　徐廉峯遺稿序
李府君墓誌銘　答吳子序書　劉楚楨詩序　何子
貞詩序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何府君墓表
河朔訪碑圖記　孫秋士詩存序　秦省吾家傳　桐
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己酉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謝封君墓表　蔣玉峯詩序
戴雲帆文集序　朱少仙詩集序　王藝齋家傳
海甯州學正朱府君墓誌銘　國學生馮府君墓誌銘
唐安人墓表　張南山七十壽序　書李廷揚死賊
事

庚戌

南昌府知府吳君墓誌銘　何母劉太夫人墓誌銘
陳鐵橋墓誌銘　胡母龔宜人墓誌銘　黃个園家傳
陸立夫六十壽序

咸豐辛亥

與孫芝房書　恥躬堂文集序　烏朗罕濟拉莫武淑
人傳略　朱蘭坡先生墓誌銘　江府君墓表　洪序
也家傳　湯相國八十壽序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
銘　八角樓詩稿序　衡游草序
享帚集序　徵銘錄書後　石瑤臣傳書後

壬子

青癬堂詩集序　周伯恬家傳　書孔君墓銘後　阮
小咸詩集序

甲寅

舒伯曾集序
乙卯
任節婦傳　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太乙舟山房時義
序　陳淮生時義序　葉先生碑　姚姬傳先生尺牘
序　季諧篤先生墓表
丙辰
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楊公家傳

論說

士說 癸酉

上元梅曾亮伯言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

而推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韓非論　癸酉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巇使知有人焉玩吾

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譏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覗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民論 癸酉

天下有亂民有姦民毒官吏迫飢寒挺刃而卒起索黨與隨和以自救此亂民之常態也若夫無所激發而倡爲狂悖之說以招誘愚瞽而名之曰教是爲姦民姦民者古無是也且夫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

為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敎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同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靜而思騁之意其敎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肄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夫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歛財帛饗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意及此哉然而勢必至乎此

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已也䰟䰟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游民聚衆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士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

矣

論藺相如返璧事 癸酉

使相如說趙王立出璧授秦使者辭其償且以輕十五城而重璧也爲秦罪秦計必懷慚而不能發不知出此乃出萬死不一生之謀以圖完璧而秦之計固已得矣何則彼知不愛死士而愛璧者其國可玩而虜也嗟夫趙爲秦辱久矣豈特不償璧不償璧其小者耳恥貧者不能力田輒與富人爭席曰吾能勝可乎吾是以疑不帝秦而卻秦軍者無是事也

墓說 癸酉

或問曰墓吉則福凶則禍古有之乎曰未聞也防墓崩於雨王季之棺毀於水文以王孔子以聖安在其爲禍福也然則有擇而與禍福應者何也曰古無之而今有之烏乎昉昉於墓祭者之爲之也古者貴賤之士皆有廟廟有寢於是乎藏衣冠於是乎求昭明古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其享焉而格之其慢焉而恫之吉凶禍福之應未有不起於此者也夫何墟墓之有徵夫何形骸土壤之神乎嗚乎廟制之廢也久矣鬼神之失所棲也甚矣祭墓非古也後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子孫之不依廟寢之不宅曰阜壤

焉是藏吾未見其非忍親也然人既以是爲神之所棲而誠之矣鬼神亦以是爲人之所命而據之矣然則吉凶動於神而禍福中於人者宜也非幸也吾故曰墓祭者之爲之也後之君子有欲講求於殯葬之終始者則無動於吉凶之說欲無動於吉凶之說者備廟制之禮而立其誠焉斯可矣

觀漁 丙子

漁於池者沈其綱而左右縻之綱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

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雜說丙子

堯之眉舜之目仲尼邱山之首合以爲土偶則不如籧篨戚施僞與眞也葛害於寒裘害於暑酌其中則寒暑皆害害去則利不全也太白之詩豪而誇子美之詩深而悲子建之詩怨而忠淵明之詩和而傲其人然其詩亦然眞也古人之作肖乎我今人之作肖乎人古人之

作生乎情今人之作生乎學然則詩不可學乎曰學其人而近乎性猶之我也始雖僞其後必眞而今人則曰是有弊以體分之以類擬之故無乎肖亦無乎不肖無乎工亦無乎不工然則其果無無乎不工者歟曰有之王維是也忠乎貳乎釋乎儒乎甘心於山澤之臞者乎抑捷足於貴戚之門者乎若是者吾不能定其爲人然則不可定其爲人者乃其詩之無乎不工者歟

論魏其侯灌夫事 丁丑

嬰能散千金之賞而不應武安之求田非忿其怙勢哉然以蚡臨況爲幸何其卑也灌夫馳吳軍視死如歸可

謂壯士以慕勢卒死於權嗚乎勢力之怵於人也甚死生哉

晁錯論 戊寅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愼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不是愚人若也哀哉昔范蠡以計然之術敎勾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

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怍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敎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惶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

入多殺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為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為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為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乎帝特以錯為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嚮

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惜字紙說 戊寅

吾鄉俗好善紙字之棄於途於筲於溷厠醵錢而斂之焚之戢其灰中江而投之始畢乃事月以爲常其說曰不若是或踐踏之其罰爲賤爲眇爲愚爲夭犯輒應故

自好者咸用是爲兢兢余曰善乎世之有此說也然字之禍福靈於人而敗於物者何哉夫大有罪於字者莫如蟲齲齕之腐敗之能使字之通者塞美者醜完好者壞而獨肥其身滋其族且以是高其名凡所居所食他蟲莫敢望焉蟲之視人也横矣哉友人顧廣圻曰奚有於是是戔戔者字紙也則忌而畏之學者之於字字人也則慢而侮之字之貴賤輕重亦視其所附者乎是二說者余無以辨之

書示仲卿弟學印說 乙酉

文生於心器成於手手主形心主氣書畫篆印之事心

手兼之知形而不知氣則無意知氣而不知形則無法余嘗學書靑甫舅氏曰甥作楷似隸作隸顧反似楷何也後與溢明叔同摹印明叔數日後輒似之余終不能似也遂棄不復爲仲卿之嗜好與余同而於印尤甚取文何兩家印常置座右曰吾將爲之余因舉所自病者告之欲其解吾嘲焉

刑論 乙酉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法之簡者其弊淺法之密者其弊深惟其法之良而守之不敢稍變通其法以得罪於天下後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殺人不忌

為賊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後世近古者莫如漢亦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皆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殺人之情事萬有不齊而一切之法不足以悉其變也然甯從其畧者以爲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則易知而難犯之故也而後人曰是其法猶未詳於是同一殺也而有謀殺故殺鬬殺誤殺有戲殺有過失殺有下手加功之殺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實有不入情實者有立決有緩決又有緩決數次而從未減者蓋一死罪之成其文書之反覆詰難積盈尺之紙而不足也而後得

由州縣以上於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猶或不至於死噫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難知也是法也亘法也茍其變之則受不仁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雖心知其非曰姑從衆從衆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議法者曰有濫生者即有枉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執法者曰死者已矣生者亦猶是民命也已死而枉究與吾殺死者殊而吾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於天下嗚呼是非徒不救生也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且益民殺人者之死也今里巷之中有殺人者民驚相告矣某殺人者死某殺人者不死民亦驚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

曰鬥殺曰謀殺曰戲殺曰過失殺則民所不知也民不知一殺人之例如是之委曲分別也而惟見殺人者有時而不死也夫使殺人者畢出於死之一途以懾其勃然不可遏之氣猶能忍有不能忍令使介於可生可死而先快心於一挺刃之下亦何憚而不洶洶哉腊有毒食之立死一人死而無有繼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則繼死者將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誤之也故曰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也而并益殺人者之死嗚乎計較於一罪之輕重而鹵莽於千萬人之死生循其法之弊其勢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

長吏始不得以誤殺人固也長吏之不得以誤殺人也而其弊則使平民皆可以故殺人天下之爲長吏者少而爲平民者多則法之生人者少而殺人者多

臣事論 丙戌

天下之患非事勢之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

天下之民有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智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超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官十年而官常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交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餌祿者廉

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强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犇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令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彈劾遷換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

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愼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之加必自貴者始蓋位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位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雖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

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而其心不服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大夫公卿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

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也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論語說 丙午

昔曾皙言浴沂舞雩詠歸之志爲夫子所嘆與自常情觀之固曠達之士所能也聖人乃深契之者何哉曰此

賢者學道之所得而聖人之觀人於微者乃正在乎此

也昔齊景公登牛山而泣爲晏子笑景公固庸愚者耳

漢文及武帝皆不世出之主文帝登霸陵悽慘悲懷念

及於北山石槨武帝橫汾作歌其詞亦始樂而終悲者

何哉氣不足以持之也然此猶富貴而帝王者也阮籍

固曠達之士遊至徑路所窮輒痛哭而返莊子亦曰山

林歟皐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人固有視富貴如脫屣死生如旦暮至於俯仰陳迹流

連光景之代謝事無與已而悲從中來不能自已於登

臨游覽之際者是何也得喪之見能自制於意之所重

而不能不忽於意之所輕苟呈露於意之所輕其所重者固萌芽而未嘗去然則如莊子者猶未能平其心者也今如縣之所言游而樂焉樂而歸焉歸且詠而不失其樂焉浩浩然無所戀於其始也熙熙然無所歉於其終也是豈可以强爲之哉其於死生富貴不足以動其中也久矣是故其心平而其氣充其氣充故凡物之去來消長不足以盛衰吾氣此則賢人學道之所得非曠達所能幾而聖人所以深許之者歟吾觀莊子書十餘萬言大旨欲薄富貴齊死生而聖人之道則異是義重而重義輕而輕其不苟於萬鍾千駟也視之與簞食豆

義無異也其不苟於金革曰刃也視之與揖讓周旋無
異也而務爲達者乃始矯而輕之夫矯而輕之其意則
固重之矣吾故曰如莊子者未能平其心者也

書啟

上元梅曾亮伯言

上方尚書書 癸酉

竊念　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凛凛　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探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核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輕入重地驚犯　闕廷賴雷雨助威臣

士協力兩口一夜斬殺痛斷　天子為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懷慘傷憤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巢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棄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竊而無憚者也今明公秦　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　天討無冗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掌外之賞罰一切以鑑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

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冠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某頓首謹上

復陳伯游書丙子

某頓首伯游足下屢承惠書識愈高而辭愈下若不以某爲無似欲與深言文章之事者皇然爲愧某少喜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爲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前歲客揚州爲人校唐文皆非某所好者然無如何去歲三月婦病篤乃束裝而歸派逝之哀不能自抑所遺兒子才四歲家人

取麻衣著之駭哭以爲異物每淚落不能諦視若夢若
覺忽已一載今歲元旦爲爆竹聲驚起推枕坐嘆已是
三十一歲人矣神智已覺不似昔時見年少於吾者如
富人亡財者代他人惜金終不得復入手誠可嘆也嘗
觀魏叔子汪鈍翁文頗不快意然視彼之甘苦萬不逮
一每度量彼已顧瞻日月則心沸而熱恐於此事竟無
所就今年館於城外徒一人方八歲主人又意憐之館
中都無一事又去堂內俱遠無賓客兒童雞犬之溷作
伴一小童多睡甚熟每夜取古人佳文縱聲讀之一無
所忌結約之氣畧爲一伸嘗謂求富貴而無命者布衣

則終布衣耳學之成不成亦有命焉然終勝於不學之人足下以爲誠然乎不吝著作時有以敎之則幸甚

復姚春木書丙子

春木足下別後思念無已前所須先文穆公奏議行狀并先伯祖文集一通今皆以往奉上收到後望即以札相聞足下閉門著述於故老名儒之嘉言懿行收拾排比懼其湮沒乃史之支與流裔此某所欲從事而不可得者今乃爲足下所先其爲欣羨奚似實者不有得於今必取傳於後其傳之遠近則視乎所託之尊卑而託之至尊者莫如經史然說經者自周以來更歷二三千

葳其考證性命之學類不能別出漢唐宋儒者之外率皆乎奪前人迭爲奴主繳繞其異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即古多言於易辨抵巇於小疵其疏引鴻博動搖人心使學者日靡刃於離析破碎之域而忘其爲興亡治亂之要最尊主庇民之成法也豈不悖哉惟史之作其載於書者非言行之得失即政治之是非其精微者易知而其詳明者無不可法戒也故託之尊而傳之遠者莫如史宜然傳之遠則其功罪於後世也亦滋甚非明且公者莫能爲也夫史之是非其失有二以立言者之有顯有晦視其同顯晦之人而分左右焉故或誘其

上或誣其下而謗者之言又疑於直也故易於惑君子然久而知其爲謗焉反不足以懲小人何也彼幸夫言之罪我者後人以其言爲謗我而疑之也故言不可易也今足下淡於嗜欲榮利無忮求之心無軒輊之見蓋得其公則無不明者況足下之明乎秋涼時可一晤否率復不具

覆陳石士先生札 辛巳

連日未謁伏惟起居安吉爲頌示文一篇讀過今繳上所言某君集舊會見之其駢體莊雅可誦所言樂律諸事會亮不解此無以定其是非大畧觀之固多聞之士

也獨其議論敗理道好詆毀儒先片言隻字之訛穿鑿詆欺文致大惡駭動後學不顧所安傳謂小人無忌憚荀卿所斥爲陋儒兒容者也士陋於俗學久矣有嶢然而出其類者謂士之大患在空疏吾反是則天下之能事盡此而已背理傷道吾之小疵也嘗以爲士之不學猶婦之失行者有庸奴其夫者曰孰若吾不失行則若此可也其隣婦必聞而笑之今之學人大都以不失行爲奇節又不獨某君矣輒此奉覆不足爲外人道餘不宣

上汪尚書書 癸未

門下士梅曾亮再拜上書於宫保尚書執事曾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舍之辨以爲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爲已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志今曾亮又甘伏草野屛閑處雖有陳說婾得避嫌之便故敢一竭其拳拳之愚今天下任封疆爲賢大吏者肩相望也爲州縣賢有司亦不乏人也然聖人立法不恃人之自然而然在吾法有以助其不得不然

夫天下事取辦於督撫督撫之事取辦於州縣州縣於天下居何官也而今爲州縣者皆若無權夫州縣非無權也擅桎梏人之刑敲朴之罰中人之產一日破之有餘力鄉民見胥吏如遇怪物震懾而卻足如此而曰無權者何也今天下之州縣一千數百民事利病修廢之所宜竭官吏之聰明才力以求之而未必盡舉也然且蕩蕩然若無所事非不欲事事也雖事之萬全無害而苟其倡議行之則文書之上簿者有六七級之上官以臨其上卽有六七級之胥吏以撓其下此合彼牾往返曠日迫切成過誤功不收而罪集凡此者所以鉗制不

法之吏使不得妄有爲作以困苦百姓不可謂不至也然有萬不可已之事足以有爲之才而逆阻於文書階級之煩擾以自敗其意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蓋什八九矣是其權足以擾良善而不足以懲姦邪可以爲弊而不可以見功故曰無權也而令外縣者又率經首縣或衝要乃得遷秩而一日之內以六時事上官賓客之過境風不得避塵土雨不得避泥塗瑣不得避水漿困不得避飢渴終日竭蹶耗精亡神之太半勤苦如此然及百姓者無一事夫上官賓客固與我比肩而事主者也又嘗與我策名而同進者矣而今乃若是亢厲守高

者固有所激而不為其為之者將無以責其不肖何則卑尊之禮有定制矣餽遺供張又有明禁矣自夫人以盡禮不足以為恭而從而加甚焉又習於久而安也則反以盡禮者為傲而忘其初是固州縣罪也然所以冒不是而為之者何也由州縣而府猶屬吏也由府而司道猶屬吏也由州縣而至司道者不過千百之十一其稿項黃馘而老死於風塵之下者乃至不可勝數且夫供張之不辦饋遺之不供禮數之不密上不明責之下也而他罪中之州縣不能辨也夫越禮者一人焉不見黜則守禮者已懼而變節矣而喜怒又從而風示之且

倒置之彼大吏者知其不能越我而他進故刼以不能言之威爲州縣者則曰吾有達於上也難矣吾苟免焉志溫飽而已夫人已𨷂於進取之路而自外於清流矣而必曰無變志焉者士之自處者固宜有是而非國家之所以磨厲人材也故曰無以責其不肖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法莫若使爲州縣者課最而入之爲御史如國初之制夫御史雄職也而患其言不合事情使之經歷州縣則更事多而少窒礙州縣外吏也彼知得入爲京職而不限於資格也則精神生而大吏不得以相困故其時如陸清獻郭華野輩皆由此選爲時

名臣今天下乂安憲章完具生民以來未有如　盛世
之隆者也而萬世之後可慮者惟姦民夫博弈飲酒暴
橫里巷謂之豪民豪民易治也造作異端潛惑愚衆其
平居恂恂無閒於官吏而其志乃敢豪民之所不敢若
是者謂之姦民姦民難知也爲之大吏者其位尊其地
隔其無由知也固宜可以知之者獨州縣耳然又以權
之不存與志之不在是也亦相率而不知故州縣之職
不重則姦民不可消也而重州縣莫若中外互用以破
其闒冗不自奮之心曾亮自出門下接見顏色竊以爲
忠清亮節有古大臣之學者莫如明公然則立殿陛之

上與　聖天子相都俞吁咈者非明公其誰與歸故
敢畧陳其愚惟執事之採擇焉

與容瀾止書甲申

瀾止世兄閣下馬葦伯歸知閣下　恩錫頻繁加授卿
秩幸甚慰甚曾亮於壬午十月抵里事多不如意者兩
老人傷於哀樂又不欲長子遠離遂以癸未正月告病
徼照念閣下終日侍立　三殿與　天顏相咫尺跬
伏里巷者不嘗以形迹自邇然竊見奇俠之氣得於天
性雖處勲門而胸中昻藏磊落如登高望遠別有瞻矚
非隨世俗爲輕重者故不敢默默自疎曾亮年十三四

學執筆爲詩文見時賢集多快語無忌憚大以爲佳二十餘見吳縣王惠川云君博覽而不循其本末終卷已易他書不足以爲學也讀書當先其古者專治一書熟其神情詞氣再易他書數年後覩近人當何如耳其時閱若言面赤汗沾衣也稍取史記點定兩三次繼以漢書及先秦子書漸及諸史數年前所歎賞者漸化去無顧藉心嘗除夕閱舊作詩文不可者裂下燃鑪中下布栗子數十且燃且閱遂盡無一紙存者時栗子則大熟矣作爆竹聲驚起觸人面是後人皆戒子弟以無交梅管兩生兩生多誤人管生乃異之也生平不留意者俗

書及時文卒以此受訴然於俗言終不大信賞也渠謂之時人者亦不皆得耳　國朝如閻百詩胡朏明輩豈在科第今冐得之已愧昔人進取之事固已置之望外惟家世貧薄當有時仰面向人此其酷耳薄俗重衣冠談聲利見其人進取有限又不好諸少年戲所在皆貌莊而情疎以此自識退避時閉門性不能默默有所言語付之紙筆强名之曰著書妄以此敵世人輕重當重見笑也入都以來以文字蒙辱知愛不同尋常稍具近狀亦使閣下知其人故態猶在未得執手板作庭參呪罵雜書不復自擇鑒恕爲荷

與李申耆書甲申

申耆先生閣下曾亮初應鄉試聞是科舉首爲先生其時已私識名姓然未敢以定賢者之淺深後聞以散館改令鳳台文武具宜鋤豪砕姦政聲遠聞始悚然知有政事之學遠到之慮非夫通括帖習大小經汲汲於一得絕無餘事者也然以夙所聞志行風采及爲令所施設竊以決不久當即歸而先生竟棄官歸恒以自矜於人謂稍能測賢者心迹後入都與張大令琦魏孝廉源黃秀才洵日相見益悉近狀自放山水以著述爲娛樂宏奬末學孳孳樂善幸甚今俗尚靡靡以科舉外不當

復有他書陳引古義便指爲破壞人子弟功名鄉習戸
玩牢不可破其說若先達之士以身示準則不以成敗
置論使知利達有命不在尋長庶乎後生有可從信今
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子弟即異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公
卿其爲功孰與作吏多先生今日殆其人也每欲一奉
光儀接言論道遠不獲夫以十餘年知相慕悅之人又
得交其人之友而相隔數百里長抱此獨知之誠不使
其人知後進中有未見而久知我者一人焉之名氏亦
猬者之陋也輒不自揆而以書自通焉并附文一篇以
爲異日之贄惟恕其冒昧而裁止之

覆上汪尚書書 乙酉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焰薄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蟬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間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

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謂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即能爲福若僞冏誥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埒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即

言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劉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責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善出於口而無弊于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上鄧嶰筠先生啟　庚寅

蒙賜手書幷書院束脩已祗領訖謝起事宣城已專人來告自此當無後憂感激之私豈有涯量異之書已遞去聞尚未能出門小病今始愈也昨過友人所有合肥徐漢蒼字壽伯陸祁生丈之門人方植之友也貌莊而色憂云欲得陶宮保書求公薦館而　天使方在城進見無時天寒旅寓無資狳老親倚閭不知所爲計曾亮聞之惻然因思他人則不敢知若年丈則以古君子愛士之心爲心不稍留輕重於懷抱者苟其才有可取布衣書與宮保之書一也即毅然自任以書爲先容壽伯

欣然收刺束裝即日告行期曾亮雖中悔其冒昧勢不可已惟壽伯詩已嘗見之才氣甚清音節亦能合於古其人朴雅亦佳士也似不與尋常投詩卷為游客者同科輒屬進其所業退食之暇一流覽之亦以知曾亮不謾言於長者前也

與姚柏山書 辛卯

前得手書論文事快慰幸甚文章至極之境非可驟喻以言有用則論事者為要耳宋人文明健酣適然時失之冗戰國策士文可謂雄矣然抑揚太甚有矜氣令人生不信心簡而明多而不令人厭生者惟漢人耳苟得

其意而爲宋人之文從字順論事之道莫善於是矣屬
作文尚未得就連日卒卒固少暇也鄉里中當行之事
力避之則義不可稍涉之未有終始如意者往歲脩建
貢院江甯俞太守以董事見商告以汪度陳克寬朱性
堂後三人在工一年實能督理工匠綜覈錢銀估定物
直且終始不避勞怨今聞畢工當奏請議敘陳以現任
教職歸入委員朱以知縣告病無事奬勵獨生員汪度
以董事未捐銀三百兩不得議敘而所謂議敘獨委員
始得之當事者皆曰此例也夫以生員而代辦官工亦
不可謂不破例矣辦工之時則以委員爲不可信而破

例用之酬勞之時又以生員爲不應得而循例除之雖受者不以爲損益而旁觀者不能無嗛然事雖微舉措亦可惜也中丞處不別致書閣下必深識此意石甫當相見已老蒼矣可嘆曾亮頓首

復鄒松友書甲午

承惠書詞氣激揚若以曾亮言有深相發者前書迫期日殊草草今閣下云爾非誘掖之而使其多言乎行役諸詩淸淳樸質德人之音然和平中亦具哀怨閣下淸才遠志性好文章今以簿書擾擾妨其所好宜其氣結而不揚也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則已好之則必近於古

而求其工不如是則古文詞與括帖異者特其名耳又
果足樂乎否也今雖居文學之職其用心習技必以古
爲師是習鐘鼎文以書試卷必不售矣居是職而不稱
其職不可也稱其職矣則所爲者又能合乎古而有樂
乎心耶不足以樂乎心則所爲之妨於吾所樂者文章
之敗人意與簿書一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
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
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而文
士失職者每疑造物豐其才而嗇其遇使其遇果豐焉
則亦嗒口噤舌沒世而已顧安所得材彼席履豐厚者

苟其困焉未必無言語文字驚駭世俗者也生斯人而使自見其材命也生斯人而不使見其材亦命也兩途者必一出於是焉以天下千萬人之多而惟二途之所從出出乎彼則入乎此矣又安得以途之亨者爲常困者爲變而怏怏於其間哉重厚意且爲其多憂故書所見以質其以爲然乎否乎

上某公書 辛丑

久未肅啟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宣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閒

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厭飫者爲愧伏惟亮察不宣

與陸立夫書 辛丑

前接手示言堅壁淸野計甚善 國初姚啟聖以海賊善用砲乃退海二十里守之此良法也今賊所長者砲吾亦用砲以短攻長必敗之道歷揣廣東福建及浙省

失事情勢皆由我兵不知部分屯聚一方而彼船高大用千里眼覘我兵厚處開砲擊人我眾既奔彼始湧上萬無兩軍相接彼能開砲之理若用砲於兩軍相接之時則彼眾先盡此理之必然者也然則制砲之法莫如致敵而接戰致敵接戰莫如於賊登陸之處去海十餘里多掘深溝溝以內縱橫各一丈深五尺足容十人以溝內之土加於溝上向敵之方形如半墳溝左右稍陂陀之令士易登上溝以外相去縱橫亦一丈便於出入刺擊彼見我兵去海遠又溝土蔽砲砲無所施必將登陸待其近溝始與接戰彼空行二十里銳氣已衰我兵

又無火器之患彼衰我壯然後勝負可得而言也又敵來之方近溝百步多掘小坎深廣尺餘內用枯枝或短木支撐蘆席上蓋浮土以惑敵人一賊失足百人皆驚我軍以整攻亂勝之必矣閣下精敏誠篤又親得按臨形勢變通行之必有成效若的然可行或告知凡有海防之處皆可通行此雖若瑣瑣較之築臺用砲以短攻長者相去萬萬矣某啟

上某公書 辛丑

天下至奇之病能者治之不過平易之藥非無奇也當其病則所謂平易者皆奇藥也今浙東之事可謂奇病

矣夷賊於十餘日間入陸地深二百里此非夷人習水者所能也其地形又非火器之利也直漢姦導附之耳今宜明降　諭旨曲赦漢姦凡來歸誠概不復罪漢姦能斬一漢姦降者賞銀若干能斬一夷人降者賞官幾品此雖若空言不切之務然破散姦黨之機實在於此雖未必立即投誠然足以生夷人內顧之慮姦夷相猜則形勢消阻蹤迹破露攻守之計乃有可施所謂以至常之藥治至奇之病者此也不然則夷人必以前經

諭旨有漢姦定罪不赦之言藉以為恫喝把持之計使姦民絕自新之望堅反噬之謀是阻民心而崇賊黨也

江浙之病未有艾矣

答朱丹木書丁未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旣喜閤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歎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并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尙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

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宮督獄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與朱伯韓書丁未

昨聞家人言當郎歸里爲之悵然前送小坡敘言殆驗

耶自愚言之歸可也不歸亦可也誠欲歸也古人當仕
宦炙手之時尚有急流勇退者況平進之士何不可歸
若曰義不可不歸則賡堂之歸因父憂遂不即來頌南
之歸因左降無缺今閣下情事皆異於此故曰不歸亦
可也且古人致仕而去者隱則隱耕則耕而自漢以後
能行此者難矣誠使閉門掃軌無待於世居京師固不
如家居之爲得也然此惟閣下能自得之非他人所能
與矣蜀莊沉冥而東方生揚子雲亦非嗜祿利者而其
趨不同彼其意固各有在士之成名於後世者亦自審
其所能處者而已

答王鵬雲書　丁未

接奉來教猥荷存問惟稱譽過當受者恧怩非所望於二十年以長者也先生爲壯縣十餘年矣一旦解組歸淸風肅然常人之情當不能自釋然故鄉人來者皆言步履輕矯過訪老友可徒步往來高談抵掌如前二十年在家所見此眞造物與閒仍與健者較之罷官餘財而老憊兀兀如木人者彼當羨先生耳此不當羨彼也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每自思念卽以此當教官作何不可過遂心中都無一事每夜到

粃即匪每飯三碗可不須魚肉見者誤以爲能自優渥不知乃全得力於情緻無恥可一笑也官事旣懶於趍走又不能無事靜坐聊藉筆墨以消其無賴之歲月而人乃謬以言語文字相屬每一搦筆輒恥於不如古人又不肯爲今人二者交戰終歲中惟是爲大苦可爲無其實而竊其名者之戒先生又以傳聞之言而過情稱之愈滋愧矣四五年來不復作壽文若尊壽之序則萬不欲辭以此中不須浮語虛詞耳所示之事當即致書不敢忽

覆劉斐楨書 戊申

閣下之文淵雅翔實而詩則清遠華妙文人有一長者或好用長於不宜用之地則見短矣能者兼之是爲難也生平視袁盎不直一錢得所示論乃大快其作直惟是巧耳而巧亦不足自全涉世者可以爲戒竇嬰亦有何賢以爭景帝傳之弟一言耳此於太后爲直於景帝爲巧景帝豈能眞傳弟者哉有附正論以折之者固帝所樂聞也而鼂錯之死於袁盎則嬰實導之其見枉於武安亦天道也鮮因袁盎事聊復及之

答吳子敘書 戊申

子敘同年閣下兩得手書幷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

阻絶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委力强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旋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澄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尚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

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惰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朴以意勝近作一首并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與孫芝房書　辛亥

芝房大兄閣下前接手書并惠寄衣物感荷感荷尊意欲變駢體爲古文而來書詞旨明健已絕去六朝媕婀之習此天姿高勝處坐進於古人不難夫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

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疎寡情實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故詩之道性近者皆能工之古文而成體非博學心知其意者不能此皆閣下之所能自得者也自出都來勝友日遠舊學益荒廢無以稱見問之意然有知焉不敢不以告也文一首詩數十首在邵位西處取閱之可得近狀慰垂念之意